

非常记忆

# 美的月夜

文/林丛中



事,对象就是我的母亲,是本地原某国营丝厂的一名普通缫丝女工。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,秀美的脸庞、明亮的眸子、黑亮的短发,厂里的人都说母亲像电影明星。在他们那个年代,大年龄找对象是有些难度的。大母亲十来岁的父亲当时追爱的时候,对母亲一见钟情,母亲对父亲也早已芳心暗许。后经过组织的同意和父亲的努力坚持,终于喜结良缘,携手走进了婚姻。一过就是五十多年。

父亲和母亲从相识、相知到结婚,生活清贫而艰辛,却又充满了无限的乐趣。我听母亲说,她当时之所以看上父亲,是被他英俊儒雅的气质所打动。母亲是一位普通缫丝女工,通情达理、理解人、心疼人。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。为父亲付出了很多,支撑着家的整个天。邻居们夸她上班是好工人,下班是好老婆。而父亲和母亲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所经历的苦辣酸甜,是我长大后慢慢知道的。

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,老两口有时也为那些鸡皮狗碎的琐事吵嘴。但从未影响他们的感情。

母亲65岁那年,突然被诊断患上了恶性肿瘤。母亲从得病到离世的五年间,总是不停往返于医院和家里。生命之火未熄灭之前,母亲仍一次次地顽强地和死神抗衡着,父亲所能做的只是守在病榻前,以他极大的耐心照顾着母亲。我去看望母亲的时候,母亲像小孩告状般对我说:“你阿爸脾气不好,做饭慢……”而父亲则熟练地将围裙套在母亲头上,一勺勺喂饭。1997年的中秋时节,70岁的母亲溘然长逝。我听见父亲喃喃地说:“你走了,我也时日无多了。”母亲行走在天堂里,隐藏在时间的另一面。逢年过节,清明中秋,2009年初春,90岁的父亲去天堂与我母亲作伴了。

年年月月,月亮都是如期而至,秋风般离去。多少年过去了,我依然没有忘记那个温暖的月夜,向望、回想、动情,定格于团圆和美好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,怀念这样的中秋月夜。这是我人生中最美的月夜。

往事情怀

# 那年彭老师

文/李洪峰

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,大概是在小学三年级,是和老师一起到街上过的。那时的村小没有校长,只有一个负责老师,公社中心小学才有校长,所有的村小都归它管。

那天,我们村小的负责老师彭元成带着全校大概十几个学生到街上过节。他也是我的数学老师。每班选几个学生,我有幸在列,彭老师带队。我们步行上街,走了近1个小时,乡间小路和公路约各占一半。

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。来到街上将近中午了。彭老师说先吃午饭,吃完后就进行下一个活动。他叫我们在街上一处稍等,并让一个高年级同学看住我们,不要乱走乱跑,他去拿饭。我心里想,十几个同学的饭,他一个人能拿动吗。说完,他往石永中学走去,不一会儿,出来了,手里提一大包东西,打开一看,哇!是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,个头很大。他分给我们一人一个,叫我们趁热吃,问够不够。分完馒头后,他手上还拿了一个,我们叫他也吃,他说自己吃过了。彭老师是按人头买的,每人一个,没多余。他看着我们吃完,问我们吃饱没有,还要不要。我们异口同声回答吃饱了,不要了,没有人说没吃饱还要的。这时彭老师才吃他手上那一个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他根本就没有“吃过了”。

一顿饭虽只是一个馒头,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!至今难忘,感念彭老师用心良苦啊!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吃馒头。我也是,毕竟平时在家以米饭为主。说是米饭,其实不是纯白米饭,而是混有杂粮,如南瓜、红薯、萝卜、玉米、青菜、芋头、土豆等,通常杂粮占比多。家里大都不吃馒头,舍不得这样吃。产量不多的小麦要拿去换面条,而面条是稀缺物,是当作“菜”来使的。馒头,往往只有街上国营食店里才有卖的;其次就是学校,而且有住校条件的高完中学校食堂里才有。彭老师指着挎在肩上的大水壶,说他那儿有水,要喝就说一声。

吃完饭,他告诉我们一个大惊喜——看电影!一下把我们惊呆了,顿时一阵雀跃;同时他又布置了作业——写观后感。总之,我们都非常开心。白天看电影,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公社礼堂真大啊!虽只有一层。走进礼堂,我环顾四周,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房间,很是稀奇,东张西望,抬头一看,房顶很高,房间又宽敞又高大。主席台挂着一块白色大银幕,又长又宽,感觉比平时放露天电影的那个宽大、气派。人全都进去以来,工作人员把两扇大门“吱嘎”的一关,里面漆黑一片,比夜晚还黑,夜晚还有星光。我才明白原来白天是这样看电影。

电影开始了,一束彩色的光射向银幕。我兴奋地喊道:“彩色的真漂亮啊!”这是我第一次看彩色电影,以前看的都是黑白。

电影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,看完后,我写下了人生的第一篇观后感,题目叫《我爱老师》。一晃40多年了,那次儿童节像钢印一样印进我心里,不仅带着多个“第一”的印痕,更有可敬可爱的彭老师。

